

列國志



楚王聞晉令雞鳴出戰，且魯衛之兵又到；急遣內侍往召公子側來，共商應敵之策。誰知公子側沉沉冥冥，已入醉鄉；呼之不應，扶之不起，但聞得一陣酒臭。知是害酒，回復楚王；楚王一連遣人十來次催并公子側，越催得急，越醒得熟。小豎穀陽泣曰：「我本愛元帥而送酒，誰知反以害之！」楚王知道，連我性命難保，不如逃之。」時楚王見司馬不到，沒奈何，只得召令尹嬰齊計議；嬰齊原與公子側不合，乃奏曰：「臣逆知晉兵勢盛，不可必勝，故初議不欲救鄭，此來都出司馬主張；今司馬貪杯誤事，臣亦無計可施，不如乘夜悄悄班師，可免挫敗之辱。」楚王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司馬醉在中軍，必爲晉軍所獲，辱國非小。」乃召養繇基曰：「仗汝神箭，可擁護司馬回國也。」

當下暗傳號令，拔寨都起；鄭成公親帥兵護送出境，只留養繇基斷後。繇基思想道：「等待司馬酒醒，不知何時？」即命左右便將公子側扶起，用革帶縛於車上，叱令逐隊前行；自己牽弓弩手三百人，緩緩而退。

黎明，晉軍開營索戰，直逼楚營；見是空幕，方知楚軍已遁去矣。樂書欲追之，士變力言不可。謀者報：鄭國各處嚴兵固守，樂書度鄭不可得，乃唱凱而還；魯衛之兵，亦散

歸本國。

却說：公子側行五十里之程，方纔酒醒；覺得身子繃急，大叫：『誰人縛我？』左右曰：『司馬酒醉，養將軍恐乘車不穩，所以如此。』乃急將革帶解去，公子側雙眼尙然矐矐，問道：『如今車馬往那裏走？』左右曰：『是問去的路。』又問：『如何便回？』左右曰：『夜來楚王連召司馬數次，司馬醉不能起；楚王恐晉軍來戰，無人抵敵，已班師矣。』公子側大哭曰：『豎子害殺我也！』急喚穀陽，已逃去不知所之矣。

楚共王行二百里，不見動靜，方纔放心；恐公子側懼罪自盡，乃遣使傳命曰：『先大夫子玉之敗，我先君不在軍中；今日之戰，罪在寡人，無與司馬之事。』嬰齊恐公子側不死，別遣使謂公子側曰：『先大夫子玉之敗，司馬所知也；縱吾王不忍加誅，司馬何面目復臨楚軍之上乎？』公子側嘆曰：『令尹以大義見責，側其敢貪生乎？』乃自縊而死。楚王嘆息不已。——此周簡王十一年事——髡仙有詩言酒之誤事，詩云：

「眇目君王資老謀，英雄誰想困糟邱？豎兒愛我翻成害，謾說能消萬事愁。」

話分兩頭，却說：管厲公勝楚回朝，自以爲天下無敵，驕侈愈甚；士燮逆料晉國必亂

鬱鬱成疾，不肯醫治。使太祝祈禱，只求早死。未幾卒，子范弒嗣。時胥童巧佞便給，最得寵幸；厲公欲用爲卿，奈無卿缺。胥童奏曰：『今三郤並執兵權，族大勢盛，舉動自專，將來必有不軌之事，不如除之。若除郤氏之族，則位署多虛，但憑主公擇愛而立之，誰敢不從？』厲公曰：『郤氏反狀未明，誅之恐羣臣不服。』胥童又奏曰：『鄆陵之戰，郤至已圖鄭君；兩下並車私語多時，遂解圍放鄭君去了。其必先有通楚事情，只須問楚公子熊蒧，便知其實。』厲公卽命胥童往召熊蒧，胥童謂熊蒧曰：『公子欲歸楚乎？』蒧對曰：『思歸之甚，恨不能耳！』胥童曰：『汝能依我一事，當送汝歸。』熊蒧曰：『惟命。』胥童遂附耳言：『若見晉侯，問起郤至之事，必須如此恁般對答……』熊蒧應允。

胥童遂引至內朝，來見晉厲公，屏去左右，問：『郤至曾與楚私通否？汝當實言，我放汝回國。』熊蒧曰：『怒臣無罪，臣方敢言。』厲公曰：『正要你說實話，何罪之有？』熊蒧曰：『郤氏與吾國子重，二人素相交善，屢有書信相通，言：『君侯不信大臣，淫樂無度，百姓胥怨，非吾主也。人心更思襄公，襄公有孫名周，見在京師；他日南北交兵，幸而師敗，吾當奉孫周以事楚。』獨此事臣素知之，他未聞也。』

按晉襄公之庶長牛名瑛，自趙盾立靈公，瑛避居於周，在單襄公門下；後瑛生下一子，因是在周所生，故名曰周，當時靈公被殺，人心思慕文公，故迎立公子黑臀；黑臀傳驪，驪傳州蒲。至是，州蒲淫縱無子，人心復思慕襄公；故胥童教熊蔑使引孫周，以搖動厲公之意。熊蔑言之未已，胥童接口曰：『怪得前日鄆陵之戰，卻犇與嬰齊對陣，不發一矢；其交通之情，可見矣！卻至明縱鄭君，又何疑焉？主公若不信，何不遣卻至往周告捷，使人報之？若果有私謀，必與孫周私下相會。』厲公曰：『此計甚當。』

遂遣卻至獻捷於周，胥童陰使人告孫周曰：『晉國之政，半在卻氏；今溫季來王都獻捷，何不見之？他日公孫復還故國，也有個相知。』孫周以爲然。

卻至至周，公事已畢，孫周遂至公館相拜；未免詳叩本國之事，卻至一一告之，談論半日而別。厲公使人探聽回來，傳說如此……熊蔑所言，果然是實，遂有除卻氏之意，尚未發也。一日，厲公與婦人飲酒，案席肉爲饌甚急，使侍人孟張往市取鹿；市中適當缺乏，卻至首先載一鹿於軍上，從市中而過。孟張並不分說，奪之以去。卻至大怒，彎弓

搭箭，~~欲殺~~射死，復取其鹿。厲公聞之，怒曰：『季子太敗余也！』遂召胥童夷羊五：『等一班要人共議，欲殺郤至。胥童曰：『殺郤至則郤錡郤犇必叛，不如并除之。』夷羊五曰：『公私甲士，約可八百人；以季命夜帥以往，乘其無備，可必勝也。』長魚矯曰：『三郤家甲，估於公室；鬪而不勝，累及君矣。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職，郤犇又兼士師；不如詐爲獄訟，覲便刺之，汝等引兵接應可也。』厲公曰：『妙哉！我使力士清沸魑助汝。』

長魚矯打聽三郤是日在講武堂議事，乃與清沸魑各以雞血塗面，若爭鬪相殺者；各帶利刀，紐結到講武堂來，告訴曲直。郤犇不知是計，下坐問之；清沸魑假作稟話，捱到近身，抽刀刺犇，中其腰，撲地便倒；郤錡急佩刀來砍清沸魑，却是長魚矯接住；兩個在堂下戰將起來。郤至捉空趨出升車而逃。清沸魑把郤犇再砍一刀，眼見得不活了，便來夾攻郤錡；錡雖是武將，爭奈清沸魑有千勛力氣的人，長魚矯且是年少手活，一個人怎戰得他兩個人過，亦被清沸魑搦倒。長魚矯見走了郤至，道：『不好了！我追趕他去。』——也是三郤合當同日并命——正走之間，遇着胥童夷羊五引着八甲甲士來到，口中齊叫：『晉侯有旨：『只拿謀反郤氏。』不得放走了！』郤至見不是頭，回車轉來，劈面撞見長魚矯，一躍

上車；卻至早已心慌，不及措手，被長魚矯亂砍，便割了頭。清沸離把卻鍾，卻擊，都觀了頭；血淋淋的三顆首級，提入朝門。有詩爲證：

「無道昏君臣不良，紛紛嬖倖擅朝堂；一朝過聽纔人語，演武堂前起戰場。」

却說：上軍副將荀偃，聞本帥卻鍾在演武堂遇賊，還不知何人；即時駕車入朝，欲奏聞討賊。中軍元帥欒書，不約而同，亦至朝門；正進胥童，引兵到來。書偃不覺大怒，喝曰：「我只道何人爲亂，原來是你鼠輩！禁地威嚴，甲士誰敢近前？還不散去！」胥童也不答話，即呼於衆曰：「欒書荀偃，與三郤同謀反叛；甲士與我一齊拿下，重重有賞！」甲士奮勇上前，圍裹了書偃二人，直擁至朝堂之上。

厲公聞長魚矯等幹事回來，即是御殿；看見甲士紛紛，到喚了一驚，問胥童曰：「罪人已誅，衆軍如何不散？」胥童奏曰：「拿得叛黨書偃，請主公裁決。」厲公曰：「此事與書偃無與。」長魚矯跪至晉侯膝前密奏曰：「欒卻同功一體之人，荀偃又是卻鍾部將；三郤被誅，欒荀二氏，必不自安，不久將有爲卻氏復仇之事。主公今日不殺二人，朝中不得太平。」厲公曰：「一朝而殺三卿，又波及他族，寡人不忍也！」乃怒書偃無罪，復還

原職，書罷謝恩回家。長魚矯嘆曰：『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將忍於君矣！』卽時漢將陳彭越、張敖，皆罷謝恩回家。長魚矯嘆曰：『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將忍於君矣！』卽時漢將陳彭越、張敖，皆罷謝恩回家。長魚矯嘆曰：『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將忍於君矣！』卽時漢將陳彭越、張敖，皆罷謝恩回家。

厲公重賞申士，將三郤尸首，號令朝門，三日方聽改葬。其郤氏之族，在朝爲官者，姑免死罪，盡罷歸田。以胥童爲上軍元帥，代郤蒯之位；以夷羊五爲新軍元帥，代郤犇之位；以清湯爲新軍副將，代郤至之位；楚公子熊蔑，釋放回國。胥童既在卿列，樂書荀偃羞與同事，每每稱病不出；胥童恃晉侯之寵，不以爲意。

一日，厲公同胥童出遊於嬖臣匠麗氏之家——家在太陰山之南，離絳城二十餘里——三宿不歸。荀偃私謂樂書曰：『君之無道，子所知也；吾等稱疾不朝，目下雖得安苟。他日，胥童等見疑，復誣我等以怨望之名；恐三郤之禍，終不能免，不可不慮。』樂書曰：『然則何如？』荀偃曰：『大臣之道，社稷爲重，君爲輕；今百萬之衆，在子掌握。若行不測之事，別立賢君，誰敢不從？』樂書曰：『事可必濟乎？』荀偃曰：『龍之在淵沒，人不可窺也；及其離淵就陸，童子得而制之。君遊於匠麗氏，三宿不返；此亦離淵之龍矣，尙何疑哉？』樂書嘆曰：『吾世代忠於晉家，今日爲社稷存亡，出此不得已之計；後世

必議我爲韃靼，我亦不能辭矣。」乃南議忽稱病愈，欲見晉侯議事，預使牙將程滑，將甲士三百人，伏於太陰山之左右。

二人到匠麗氏謁見厲公，奏言：「主公棄政出遊，三日不歸，臣民失望，臣等特來迎駕還朝。」厲公被強不過，只得起駕；胥童前導，書偃後隨。行至太陰山下，一聲砲響，伏兵齊起；程滑先將胥童砍死，厲公大驚，從車上倒跌下來，書偃分付甲士，將厲公拿住；屯兵於太陰山下，囚厲公於軍中。纔書曰：『范韓二氏，將來恐有異言，宜假君命以召之。』書偃曰：『善。』乃使飛車二乘，分召士偃、韓厥二將。

使者至士偃之家，士偃問：『主公召我何事？』使者不能答。士偃曰：『事可疑矣。』卽遣心腹左右，打聽韓厥行否，韓厥先以病辭。士偃曰：『智者所見略同也。』纔書見士偃俱不至，問書偃：『此事如何？』書偃曰：『子已騎虎背，尚欲下耶？』纔書點首會意。

是夜，命程滑獻酒於厲公，公飲之而薨；卽於軍中殯殮，葬於冀城東門之外。士偃、韓厥，驟聞君薨，一齊出城奔喪，亦不問君死之故；葬事既畢，纔書集諸大夫共議立君。書偃曰：『三郤之死，胥童謗謂「欲扶立孫周。」此乃讖也。靈公死於桃園，而襄遂絕

後；天意有在，當往迎之。』羣臣皆喜。樂書乃遣荀瑩如京師，迎孫周爲君——周是時十四歲矣——生得聰明絕人，志略出衆；見荀瑩來迎，問其備細，即日辭了單襄公，同荀瑩來晉。行至地名清原，樂書，荀偃，士匄，韓厥，一班卿大夫，齊集迎接；孫劄開言曰：『寡人羈旅僻邦，且不相望還鄉，豈望爲君乎？——但所貴爲君者，以命令所自出也；若以名奉之。而不遵其令，不如無君矣。卿等肯用寡人之命，只在今日；如其不然，聽卿等更事他人。孤不，能擁空名於上，爲州蒲之續也。』樂書等俱戰慄再拜曰：『羣臣願得賢君而事，敢不從命。』既退，樂書謂諸臣曰：『新君非舊比也，當以小心事之。』

* * * * *

孫周進了絳城，朝於太廟；嗣晉侯之位，是爲悼公。卽位之次日，卽面責夷羊五清沸，離等逢君之惡之罪，命左右推出朝門斬之，其族俱逐出境外。又將厲公之死，坐罪程滑，磔之於市。嚇得樂書終夜不寐；次日，卽告老致政，薦韓厥以自代。未幾，驚憂成疾而卒。悼公素聞韓厥之賢，拜爲中軍元帥，以代樂書之位；韓厥托言謝恩，私奏於悼公曰：『

臣等皆賴先世之功，得侍君左右——然先世之功，無有大於趙氏者。袁佐文公，盾佐襄公，俱能輸忠竭悃，取威定伯；不幸靈公失政，寵信奸臣，屠岸賈謀殺趙盾，出奔僅免。靈公遭兵變，被弑於桃園；景公嗣立，復寵屠岸賈。岸賈欺趙盾已死，假稱趙氏弑逆，追治其罪，滅絕趙宗；臣民憤怒，至今不平。天幸趙氏有遺孤，趙武尚在；主公今日賞功罰罪，大修晉政，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罪，豈可不追錄趙氏之功乎？悼公曰：『此事寡人亦聞先人言之，今趙氏何在？』韓厥對曰：『當時岸賈索趙氏孤兒甚急，趙之門客曰公孫杵臼，程嬰：杵臼假抱遺孤，甘就誅戮，以脫趙武；程嬰將武藏匿於孟山，今十五年矣。』悼公曰：『卿可爲寡人召之。』韓厥奏曰：『岸賈尚在朝中，主公必須祕密其事。』悼公曰：『寡人知之矣。』

韓厥辭出宮門，親自駕車，往迎趙武於孟山，程嬰爲御；當初從故絳城而出，今日從新絳城而入，城郭俱非，感傷不已。韓厥引趙武入內宮，朝見悼公；悼公匿於宮中，詐稱有疾。明日，韓厥率百官入宮問安，屠岸賈亦在；悼公曰：『卿等知寡人之疾乎？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以此心中不快耳！』諸大夫叩首問曰：『不知功勞簿上，那一件不

明？』悼公曰：『趙衰，趙盾，兩世立功於國家，安忍絕其宗嗣？』衆人齊聲應曰：『趙氏滅族，已在十五年前，今主公雖追念其功，無人可立。』悼公即呼趙武出來，遍拜諸將；諸將曰：『此位小郎君何人？』韓厥曰：『此所謂孤兒趙武也。向所誅趙武，乃門客程嬰之子耳。』屠岸賈此時魂不附體。如癡醉一般；拜伏於地上，不能措一詞。悼公曰：『此事皆岸賈所爲，今日不族岸賈，何以慰趙氏冤魂於地下？』叱左右：『將岸賈綁出斬首！』即命韓厥同趙武，領兵圍屠岸賈之宅，無少長皆殺之；趙武請岸賈之首，祭於趙朔之墓，國人無不稱快。潛淵咏史詩云：

「岸賈當時滅趙氏，今朝趙氏滅屠家；只爭十五年前後，怨怨仇仇報不差！」

晉悼公既誅岸賈，即召趙武於朝堂加冠，拜爲司寇，以代岸賈之職；以前田祿，悉給還之。又聞程嬰之義，欲用爲軍正。嬰曰：『始吾不死者，以趙氏孤未立也；今已復官報仇矣，豈可自貪富貴，令公孫杵臼獨死？吾將往報杵臼於地下！』遂自刎而亡。趙武撫其屍痛哭；請於晉侯，殯殮從厚，與公孫杵臼，同葬於雲中山，謂之「二義塚」。趙武齊衰三年，以報其德。有詩爲證：

「陰谷深藏十五年，袴中兒報祖宗冤；程嬰杵臼稱雙義，一死何須問後先？」

再說：悼公既立趙武，遂召趙勝於宋，復以邯鄲畀之；又大正羣臣之位，賢者尊之，能者使之，錄前功，赦小罪，百官濟濟，各稱其職。且說幾個有名的官員：

韓厥爲中軍元帥，

士臼副之；

荀息爲上軍元帥，

荀偃副之；

欒黶爲下軍元帥，

士魴副之；

趙武爲新軍元帥，

魏相副之；

祁奚爲中軍尉，

羊舌職副之；

魏絳爲中軍司馬，

張老爲侯奄；

韓無忌掌公族大夫，

士渥濁爲太傅，

賈辛爲司空，

欒糾爲親軍戎御；

荀賓爲車右將軍，

程鄭爲贊僕；

鐸遏寇爲輿尉，

籍偃爲輿司馬。

百官既具，太脩國政：蠲逋，薄斂，濟乏，省役，振廢，起滯，恤鰥，惠寡；百姓大悅。宋魯諸國聞之，莫不來朝；惟有鄭成公因楚王爲他射損其目，威切於心，不肯事晉。楚共王聞厲公被弑，喜形於色；正思爲復仇之舉，又聞新君嗣位，賞善罰惡，用賢圖治，朝廷清肅，內外歸心，伯業將復興，不覺喜變爲愁。即召羣臣商議，要去擾亂中原，使晉不能成伯；令尹嬰齊束手無策，公子壬夫進曰：「中國惟宋爵尊國大，況其國介於晉吳之

間；今欲擾亂晉伯，必自宋始。今宋大夫魚石，向爲人，鱗朱，向帶，魚府，五人；與右師華元相惡。見今出奔在楚。若資以兵力，用之伐宋；取得宋邑，卽以封之。此「以敵攻敵」之計，晉若不救，則失諸侯矣；若救宋必攻魚石，我坐而觀其成敗，亦一策也。」其王乃用其謀，卽命王夫爲大將；用魚石等爲向導，統大軍伐宋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六十回

智武子分軍退敵……信陽城三將鬪力

話說：周簡王十三年，夏，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計，親統大軍；同鄭成公伐宋，以魚石等五大夫爲向導，攻下彭城。使魚石等據之，留下三百乘，屯戍其地。共王謂五大夫曰：『晉方通吳，與楚爲難；而彭城乃吳晉往來之徑。今留重兵助汝，進戰則可以割宋國之封，退守亦可以絕吳晉之使；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負寡人之託。』共王歸楚。

是冬，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帥師圍彭城，魚石統戍卒迎戰，爲老佐所敗；楚令尹嬰齊聞彭城被圍，引兵來救。老佐恃勇輕敵，深入楚軍，中箭而亡。嬰齊遂進兵侵宋，宋成公大懼，使右師華元至晉告急；韓厥言於悼公曰：『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；與衰之機，在此一舉，不可以不動也。』乃大發使徵兵於諸侯。悼公親統大將，韓厥，荀偃，欒黶等，先屯於台谷；嬰齊聞晉兵大至，乃班師歸楚。周簡王十四年，悼公帥宋，魯，衛，曹，莒，

邾、滕、薛，八國之兵，進圍彭城。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轅車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『魚石等背君之賊！天理不容。今晉統二十萬之衆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；汝等若知順逆，何不擒逆賊來降？免使無辜被戮。』如此傳呼數遍，彭城百姓聞之，皆知魚石理虧，開門以納晉師。時楚戍雖衆，魚石等不加優恤，莫肯効力；晉悼公入城，戍卒俱奔散。韓厥擒魚石，欒黶假擒魚府，宋向戌擒向爲人向帶，魯仲孫蔑擒鱗朱；各解到晉悼公處獻功。悼公命將五大夫斬首，安置其族於河東壺邱之地；遂移師問罪於鄭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鄭，諸侯之師還救宋，因各散歸。

是年，周簡王崩，世子泄心卽位，是爲靈王。靈王自始生時，口上便有髭鬚，故周人謂之髭王。髭王元年，夏，鄭成公疾篤，謂上卿公子驂曰：『楚君以救鄭之故，矢及於目，寡人末之敢忘；寡人死後，諸卿切勿背楚。』囑罷遂薨。公子驂等奉世子髭頑卽位，是爲僂公；晉悼公以鄭人未服，大合諸侯於戚，以謀之。魯大夫仲孫蔑獻計曰：『鄭地之險，莫如虎牢；且楚鄭相通之要道也。誠築城設關，留重兵以徧之，鄭必從矣。』楚降將巫臣獻計曰：『吳與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歲聘吳，約與攻楚；吳人屢次侵擾楚屬，楚